



盐民游击队

天津人民

0315

~~2244~~

426631

0315

~~2244~~



盐民游击队

盐民游击队

天津汉沽盐场文学创作组集体创作

崔椿蕃 执笔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850X1168毫米 1/32 印张 9 3/4 字数 219,000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,000

统一书号: 10072·444

定价: 0.72 元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时期，渤海沿岸某盐区的人民群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建立人民武装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反对敌人的经济掠夺和武装侵略，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长篇小说。它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这一光辉思想，歌颂了抗日军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并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残暴成性的丑恶本质。作品着力刻画了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方针、政策、路线，机智勇敢的盐民游击队队长严志诚的英雄形象。

作品的情节紧张、曲折，并富有盐区斗争特色。

第 一 章

一九四二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华北地区，疯狂地推行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渤海岸边的盐滩上，到处修起了炮楼，安了据点，对盐滩实行了进一步的控制。

一九四三年，清明虽过，还有春寒，盐工们便被逼着走上盐滩，开始了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入夜，盐滩非常寂静，远处盐村里的声声狗叫，日本鬼子的岗楼上，发出“口令”的喝问声，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在那三岔口以东、黄须堡以西，日本华北盐田潮湿的盐池内，横卧着一个大石碌碡；通往渤海的引潮沟，在“哗哗”地泻着冰水；大堤以外的海面上，波涛汹涌澎湃，小山一样的浪头，前仆后继地拥来，冲击着海埕大堤……

日本盐田靠近海边的地方，有几间矮小的滩铺子^①，在盐滩上挣扎了一天的盐工们，都倒在里面的稻草窝里睡着了。

突然，一个人翻身起来，披上一件破旧的棉袄，悄悄地开了房门，然后，回身把门轻轻地关好，独自一个人走上了盐沟的大埕。他，就是这儿的老盐工、地下党的负责人杨洪海。

前几天，老杨接到军分区的指示，要把盐工武装起来，开展游击战争，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，反对敌人的经济掠夺；配

^① 滩铺子：晒盐季节，盐工们在盐滩上临时居住的房子。

合解放区军民粉碎敌人封锁、蚕食和“扫荡”，保卫解放区，并在盐滩上开辟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。几天来，老杨带领各村的党员，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，现在已经有了头绪。

老杨闪披着棉袄，站在沟埝上，往远处了望着。为了使盐工武装迅速成长，军分区决定派一名得力干部来，听说来的这位同志，就是自己所熟悉的严志诚。时间真快啊！一晃几年过去了，志诚出息得怎么样了？

杨洪海陷入对于往事的回忆里……

一九三七年，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以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，推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，把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一块一块地让给了日本人，渤海盐区，就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了。

一九三七年八月，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通过了毛主席写的《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》的光辉文件。此后，渤海盐区的广大盐工、渔民，便组织了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，在盐区和北宁铁路的两侧，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。

严志诚的父亲严老成同志，就是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的主要负责人。

日本进入盐滩，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、剥削更严重了。有一年，春晒^①的工钱，他们不发给工人，而放到银行去生利息，要一直拖到冬季。工人们实在无法生活，严老成便带领着工人们，闯入了三水镇，去找资本家。在工人的压力下，资本

① 春晒：一年中，晒盐分为两季，春天为“春晒”，秋天为“秋晒”。

家只好给盐工们结算了工钱。这一来，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争热情。

从此以后，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就更加活跃了，曾多次进行了从敌人手里搞军火、劫粮食、夺布匹的斗争。

一九四一年冬季，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一百多人，在离苇滩车站不远的地方，袭击了日本侵略者的一列军用火车。

时逢“三九”，西北风“呼呼”地刮着，铁路两侧的电话线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响声。这天，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提前得到了情报：前天，从沈阳南满火车站，开出了一列军火列车，今天夜间零点左右，要从这里通过。队员们接受了任务，静静地埋伏在铁路下边的荒地里。

那列军火列车在苇滩车站上满了水，“呜”的一声，开过来了。

大家借着繁星的微光，只见这列火车都是盖着篷布的敞车。这是为什么？以前敌人运军火全用棚车，可是今天……

杨洪海伸手拉了一下严老成，说：“车厢不对，是军火吗？”

严老成肯定地回答：“是军火，没错！敌人的运输工具被咱们搞掉不少，车皮不够用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这种车运军火，敌人的防范会更加严密，告诉同志们，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！”

“是！”杨洪海答应着，回头传达了严老成的命令。

火车头刚刚开过去，严老成就一挥手，发出了上车的信号；跟着，他头一个敏捷地飞身抓住车厢的扶手，上了车厢，后面的同志们都照样攀登上去。

杨洪海爬上车厢，迅速从腰里抽出小刀，在篷布上一划，

这篷布就裂开了几尺长的大口子。杨洪海急忙伸手往下一摸，果然是一个一个盛着军火的木头箱子。

“嗡嗡，嗡嗡……”火车在铁轨上疾驶着，队员们在车上迅速地猛干着，装着杀人武器的木头箱子，一个个从火车上滚落到路基下……。

当听到火车头“呜……”地又响了一声长笛的时候，队员们知道，前边已经快进三水车站了，这是司机在叫进站的“扬旗”。车厢上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的队员们，一个个飞快地跳下了火车。

严老成忙指挥大家，赶快把从火车上卸下来的武器，一箱一箱运到冰托盘上，好顺着那封冻的河沟，往盐滩里撑。

正当大家忙着抢运的时候，就听得东北方向苇滩车站的炮楼上“嘎！嘎！”两声枪响，接着，在三水车站也响了两枪。

大家听了不禁一愣。

“快！敌人发觉了，就要出动了……”严老成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得从苇滩车站传来了“轰隆、轰隆”的响声，一列铁甲车从那里缓缓地开了过来；子弹的火溜子，一道一道在夜空中穿射。看情况，我们在哪里，敌人还不清楚，只是在水三和苇滩两个车站之间，竭力地搜寻着。

严老成向同志们布置好一切，回头一拉杨洪海说：“老杨，快！跟我走，咱们掩护！”说着，两个人顺着一条深沟，往西北——运送军火相反的方向跑去。

他俩来到一片坟地里，急忙卧倒。严老成握着盒子枪，对杨洪海说：“洪海，盯好了，揍家伙！”

杨洪海会意地点点头，两眼紧紧地监视着铁路南面。

从苇滩车站开过来的铁甲车，停在小铁桥西面，一连发了

几颗照明弹，又胡乱打了一阵机枪。看来敌人还是没有发现目标。

严老成和杨洪海，警惕地监视着。

突然，在铁甲车的东边，升起了一颗黄色的信号弹，接着，西边又升起了同样的一颗。就见在铁路北面的七、八个日本兵，掉头往东南方向我们运送武器的大沟那儿爬去。如果让敌人摸到沟边，发现了我们的人，那就危险了。怎么办呢？

猛见严老成举起盒子枪，坚定地说：“打，把他们叫过来！”说着，他把二把盒子一扬，“哒、哒……”喷出一串子弹，眼见就有两个日本兵趴在地下不动了。

铁甲车上的机关枪认为找到了目标，搂头盖顶地朝着严老成他俩压了过来，那几个日本兵也转过身来，往回爬。

严老成乐了，说：“行，过来了。”说着，他和杨洪海转移到一条小沟里。当他俩跑出了敌人的火力网以后，严老成对杨洪海说：“打，把鬼子全都叫到这边来，那边才运得稳当。”说罢，两个人的盒子枪就直朝铁甲车射去。

“咣”的一声，一颗照明弹在两个人的头顶上兴起，顿时大地亮得森人，机关枪又直朝这儿扫射。一颗照明弹还没有熄灭，又一颗挂在了头顶的上空。刚才那几个日本兵，又开始往这儿爬了。

严老成和杨洪海一边用枪引诱着敌人，一边计算着时间，想着那边运送的情况。这时，有两个鬼子兵，快要爬到了前面的坟地里。如果让敌人占了坟地，那情况可就严重了。严老成瞄准“当、当”两枪，这两个日本兵就应声倒在地上。后边的日本兵看事不好只是趴在坟地的东面，朝着这儿胡乱打枪。

敌人以为是重要目标，一齐拥了过来。铁甲车上的轻重机

枪，“咕咕……”也朝这边压了过来。严老成同志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仅不慌张，反而乐了，他计算了一下时间，拍了杨洪海一下，说：“行了，那边已经走出去了，咱们也撤！”

谁知，就在这时，从他俩的背后，绕过来两个日本兵。这两个家伙，见只有两个人，于是胆大起来，要抓活的。

严老成说撤，刚要回身，身后“呀”的一声，一个日本兵上前抱住了杨洪海，另一个日本兵，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，直奔严老成的后心刺来。严老成稍微往旁边闪了一下，反手一枪，把那个抱住杨洪海的日本兵打死，可是敌人的刺刀，已经刺入了严老成的右肋。在这个时节，日本兵的大枪一动，严老成就要有生命的危险。只见杨洪海转过身来，上前飞起一脚，把这个日本兵踢倒。严老成紧握着盒子枪，晃了两晃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坐在地下。杨洪海这才反手一枪，将这个日本兵击毙。

情况非常紧急：东面的日本兵就要拥上来；严老成受了伤，杨洪海的心里非常着急。就在这时，猛地从杨洪海的脚下，飞出一颗手榴弹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在敌群里开了花，爬在前边的几个日本兵，应声倒下，其余的也趴下不动了。

严老成用手一拉杨洪海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洪海，你快……快走，我，我掩护！”说完，他俯卧在地上。

绝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！杨洪海二话没说，抽出一条毛巾，把严老成的伤口扎好，掖好了战友的盒子枪，背起老严，顺着小沟撤出了敌人的火力网……

当东方发白，村里传出鸡啼的时候，杨洪海背着严老成登上了黄须堡的村头。这时，严老成的儿子严志诚提着枪从村里跑了出来，后面还跟着很多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的队员。他们

是把武器运回村来以后，看看严老成、杨洪海还没回来，前来接应他们的。

杨洪海一看是严志诚，忙说：“快！回家。”他背着严老成径直朝前走去。

进了屋，杨洪海轻轻地把严老成放在炕上。众人围上来一看，见严老成负了伤，都吃了一惊。

严志诚口里喊着“爸爸”，伸手就要看严老成的伤口。

“等等！”杨洪海上前拦住。

这时，严老成的身体微微地动了一下，苏醒过来。他咬紧牙关，忍着疼痛，慢慢地睁开眼，看见了战友杨洪海，他点了点头，又看见自己的儿子严志诚和同志们，忙问：“军火运回没有？”

“全运回来了。”严志诚一边回答，一边挤上前，大声问：“爸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日本，日……日本鬼子用刺刀……扎……扎了我……。”

“啊！”严志诚惊叫了一声，两行热泪滚滚而下。

严老成喘了一口大气，拉住严志诚的手，用力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别哭，你爸爸……你爸爸死不了，永远……永远也……死不了，一定要……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……打出去。”说到这里停住了，他看了看同志们，猛地精神一振。只见他，头高昂，眼睁大，他好象看得不是这一间狭小的屋子，而是看到了革命的美好前景。就听得严老成又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志诚、同志们，往后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们要和老杨同志一起，跟……跟着毛主席、共产党干……干一辈子革命！”说到这里，严老成含笑闭上了眼睛。

严志诚咬着牙，抿着嘴，抽泣着；同志们也都难过得低下

了头。

杨洪海心里感到一阵火热。这么好的同志，没有实现革命理想，就牺牲了。烈士的遗言，句句感人肺腑。严志诚这个十七、八岁的孩子，从小就失去了母亲，跟着父亲长大，如今，严老成同志又牺牲了，对于这个盐工的后代，革命烈士的儿子，自己一定不辜负老严同志的嘱托，把他教养成人，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，完成严老成同志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。

杨洪海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。他咬着牙，忍着悲痛，拉着严志诚，眼含热泪说：“志诚，你爸爸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，为了革命，为了解放劳苦大众，他……他牺牲了，但他的精神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。”他回头又对大家说：

“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象严老成同志那样忠于党的事业，和敌人战斗到底！”

严志诚挺起腰板来，昂首走到杨洪海跟前：“杨大叔，你说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！”

杨洪海把一支盒子枪往严志诚的手里一递，说：“孩子，拿着它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拿着你爸爸这支枪，和劳苦大众一起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，永远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。”说罢，他又把一面鲜艳的红旗，盖在了严老成同志的身上。

同志们含着眼泪，掩埋了老严同志的尸体，继续在这渤海盐滩上战斗！

日本的“治安强化运动”开始了，遵照军分区党委的指示，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的活动，暂时隐蔽，把一部分人送到军分区学习。严志诚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如今，党又把他派回来了，而且要他负责在这里组织人民

武装。志诚啊，经过几年的学习、锻炼，你一定更加坚强、勇敢，政治上也更加成熟了。

在这宁静的深夜里，杨洪海独自站在盐沟的大埕上，仰望北斗星，思念着战友，追忆着往事。他的心里，犹如背后那翻腾的大海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第 二 章

清明已过，遍地皆春。

早晨，太阳刚刚露头，地上的小草，挂着一层露水珠儿，被阳光一照，晶莹闪光，显得特别好看。

二十四岁的严志诚，一身农民打扮，扛着一个不大的行李卷儿，穿着一双被露水打湿的旧布鞋，顺着通往盐滩的大道，由北往南走来。

他已经走了四天了。经过了几个联络站，闯过了敌人的几道卡子口，眼看就要来到盐滩，他心里越发激动起来。对于盐滩，严志诚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自己是盐滩上生长的，从小就跟着爸爸在盐滩上晒盐。这几年在部队里，也没有忘记盐滩上的阶级兄弟、父老乡亲和这里的斗争。今天又回到盐滩执行重要任务，他感到格外亲切，格外兴奋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严志诚把棉袄的迎门扣子解开，迎着朝阳，一面走，一面留神看着大道两旁的一切。大道以东的大片碱地里，长着黄须菜，当中夹着一块一块的坨子地^①；大道以西，是一望无际的盐滩，那一方一方的盐池子当中，荡漾着颜色不同的海水，被早晨的阳光一照，象一面面明镜，反射着耀眼的亮光。就这样，大道正好把农田、荒地和盐滩隔开，往东看，绿油油的一片，无

^① 坨子地，即台田。

边无际；往西看，天水相连，波光闪闪。我们这家乡多美呀！如今，却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……

严志诚走着想着，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。他心里牢记着军分区首长的嘱咐，一定要依靠地方党委，依靠盐区的广大群众，把这支盐工的武装迅速地建立起来。他坚信，有杨洪海那样的革命前辈，有盐区里广大的阶级弟兄，有毛主席、党中央的英明领导，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战胜一切敌人，完成党所给予的光荣任务。

登上燕河大桥，他停住脚步，仔细地观察着村子的四周：在村南那一马平川的碱地上，长着黄须菜，一直顺着燕河，伸延到海边；村北那一块块的坨子地，上面也已经发出了绿芽。东有淡水河，西有燕河和盐滩的大汪子^①，南靠海口，进退有路。据军区介绍，盐区周围，我们的抗日游击队非常活跃。在北宁铁路两侧，有清水河支队、东有渤海支队，都可以互相呼应。这儿又是过去“抗日民族先锋队”活动的地方，群众基础比较好。这儿还是盐滩的边缘……他看着，想着，更加充满了胜利的信心。

严志诚留神看黄须堡。村子的外貌，并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当年自己离开的情景，只是村内那座大庙前的老槐树上，新增增加了几个喜鹊窝，喜鹊在空中飞着，叫着，使人觉得这黄须堡里有些荒凉。但这里埋藏着炽热的火种，只要一点，就可以燃烧起燎原的大火。

严志诚迈步走下燕河桥，顺着高低不平的泥土道，直奔村里走来。

^① 大汪子，盐滩上盛海水的积水池。

“那是谁？”村头有人叫了一声。

严志诚抬头仔细一看，是本村的张双安。他披着棉袄，头上扎着一条毛巾，肩上扛着一张锄头。严志诚赶忙回答：“双安哥，是我。”

“你？”张双安紧走两步，来到严志诚的面前，细一打量，不由得“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志诚啊，你这是从哪来呀？”

“我，从东北来。”

“传说你去闯关东了，原来真去了。”张双安把锄头放在地下，亲热地拉着严志诚的手问：“志诚兄弟，你怎么又回来啦？”

严志诚随口回答：“那边也混不下去啦。”

“关东也是这样吗？”张双安问。

“可不嘛，关里关外一个天；咱们穷人到那儿也是一样。”严志诚回答。

“也是一样？”张双安轻声地重复了一句。

严志诚只觉得张双安这只大手，火辣辣地发热。

“山海关好过吗？”张双安又问。

严志诚稍停了一下，说：“还用问，那是雁过拔毛的地方，真比过鬼门关还难呀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看了一下张双安，问：“双安哥，你怎么不晒滩了？”

张双安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志诚兄弟，你一晃走了好几年了，家里的事儿不太清楚。都去晒滩，家里这几亩地谁管哪？”说到这里，他又关心地问：“志诚，你回来打算干啥？”

严志诚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干活糊嘴呗。你说呢，双安哥？”

张双安刚要回答，就听得后边有人喊：“双安，我去西

边，你捎东西不？”

“不捎啥。”张双安回头笑了笑说：“留神啊，卡子上有狗，别咬坏你那条腿。”

“去你的吧。”说话的人笑了笑，走了。

严志诚看这个人有些面熟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是谁，见他走路稍微有些跛，挑着一对柳条筐，一走一晃，从打身旁经过，还对自己点了一下头。这是啥道理？严志诚忙问张双安：

“谁？”

“尹家章。”张双安回答。

“尹家章？”严志诚嘴里没说，心里暗想，这不是从前开小铺的少掌柜吗？他在这里……

“你住在哪儿？”张双安关心地问。

“我先回家吧！”

“你缺啥言语一声，穷哥儿们要相帮着过活；现在，咱们村和以前也大不一样了。志诚，你可别见外呀！”张双安说话，非常诚恳。

严志诚用力握着张双安的手，爽快地说：“双安哥，你放心，有事准得麻烦你，谁叫咱们是一条杠子压出来的呢。”

“对！”张双安乐了，他摇晃着严志诚的手，说：“兄弟，我们可没有忘了老成大叔啊！”

一句话说得严志诚心里热呼呼的。是啊！多好的乡亲们啊！他们盼望着啥呢？爸爸当年领着乡亲们和敌人斗，今天，党又把个人派到这里来，依靠这些穷苦的乡亲们，是能够完成任务的。不过，自己的身份、任务，现在是不能对人讲的。严志诚只是点了点头，放开张双安的手，说：“双安哥，我先家去看看，有事一定找你。”